

历史小品集

目 次

理水	魯迅	一
✓ 神的滅亡	茅盾	二五
中國勇士	郭沫若	四一
✓ 非攻	魯迅	四六
✓ 墨翟出走了	周木齋	六五
出關	魯迅	六九
孔老夫子	曹聚仁	八五
孔夫子吃飯	郭沫若	九一
楚狂與孔子	陳子展	九五

-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「子見南子」以後 | 非 厂 | 一〇二 |
| 孟夫子出妻 | 郭沫若 | 一〇七 |
| 「吃不消」又一章 | 蕭蔓若 | 一一八 |
| 孔林鳴鼓記 | 曹聚仁 | 一二一 |
| 鄭成功孔廟焚儒巾 | 周木齊 | 一三六 |
| 秦始皇將死 | 郭沫若 | 一四一 |
| 毀滅 | 郭源新 | 一五二 |
| 大澤鄉 | 茅盾 | 一九五 |
| 石 碣 | 茅 盾 | 二〇八 |
| 夢 | 張天翼 | 二一六 |
| 丹東的悲哀 | 巴 金 | 二二七 |
| 法國大革命的故事 | 巴 金 | 二六一 |

理 水

魯 迅

這時候是「湯湯洪水方割，浩浩懷山襄陵；」舜爺的百姓，倒並不都擠在露出水面的山頂上，有的細在樹頂，有的坐着木排，有些木排上還搭有小小的板棚，從岸上看起來，很富于詩趣。

遠地裏的消息，是從木排上傳過來的。大家終於知道縣大人因為治了九釐年的水，什麼效驗也沒有，上頭龍心震怒，把他充軍到龍山去了，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兒子文命少爺，乳名叫阿禹。

災荒得久了，大學早已解散，連幼稚園也沒有地方開，所以百姓們都有些混混

沌沌。只在文化山上，還聚集着許多學者，他們的食糧，是都從奇肱國用飛車運來的，因此不怕缺乏，因此也能夠研究學問。然而他們裏面，大抵是反對禹的，或者簡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個禹。

每月一次，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發響，愈響愈厲害，飛車石得清楚，車上插一張旗，書着一個黃圓圈在發毫光。離地五尺，就掛下幾隻籃子來，別人可不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，只聽得上下在講話：

『古貌林！』

『好杜有圖！』

『古魯幾里。……』

『O，K！』

飛車向奇肱國疾飛而去，天空中不再留下微聲，學者們也靜悄悄，這是大家在吃飯。獨有山周圍的水波，撞着石頭，不住的澎湃的在發響。午覺醒來，精神百倍，於是學說也就壓倒了濤聲了。

「禹來治水，一定不成功，如果他是鯀的兒子的話，」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。

「我曾經搜查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，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，得到一個法論：閩人的子孫都是閩人，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——這就叫做「遺傳」。所以，鯀不成功，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，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！」

「O，K！」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說。

「不過您要想想咱們太上皇，」別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道。

「他先前雖然有些「頑」，現在可是改好了，倘是愚人，就永遠不會改好……」

「O，K！」

「這這些些都是費話，」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，立刻把鼻子脹得通紅。「你們是受了謠言騙的，其實並沒有所謂禹，「禹」是條虫，虫虫會治水的嗎？我看鯀也沒有，「鯀」是一他魚，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？」他說到這里，把兩腳一蹬，顯得非常用勁。

「不過蘇却的確是有的，七年以前，我還親眼看見他到崑崙山腳下去賞梅花的

。」

「那麼，他的名字弄錯了，他大概不叫「蘇」，他的名字應該叫「人」！至于禹，那可一定是一條虫，我有許多證據，可以證明他的烏有，叫大家來公評……」

於是他勇猛的站了起來，摸出削刀，刮去了五株大松樹皮，搗吃剩的麵包末屑和水研成漿，調了炭粉，在樹身上用很小的蠅蚪文寫上抹殺阿禹的考據，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。但是凡有要看的人，得拿出十片嫩榆葉，如果住在木排上，就改給一貝殼鮮水苔。

橫豎到處都是水，獵也不能打，地也不能種，只要還活着，所有的是閒工夫，來看的人倒也很不少。松樹下挨擠了三天，到處都發出歎息的聲音，有的是服佩，有的是疲勞。但到第四天的正午，一個鄉下人終於說話了，這時那學者正在吃炒麵。

「人裏面。是有叫做阿禹的，」鄉下人說。「况且「禹」也不是虫，這是我們

鄉下人的簡筆字，老爺們都寫作「獨」，是大猴子……」

「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嗎？……」學者跳起來了，連忙嚇下沒有嚼爛的一口麵，鼻子紅到發紫，吆喝道。

「有的呀，連叫阿狗阿貓的也有。」

「烏頭先生，您不要和他去辯論了，」拿拄杖的學者放下麵包，攔在中間，說：「鄉下人都是愚人。拿你的家譜來，」他又轉向鄉下人，大聲道，「我一定會發見你的上代都是愚人……」

「我就從來沒有過家譜……」

「呸，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，就是你們這些東西可惡！」

「不過這這也用不着家譜，我的學說是不會錯的。」烏頭先生更加憤憤的說：「先前，許多學者都寫信來贊成我的學說，那些信我都帶在這里……」

「不不，那可應該查家譜……」

「但是我竟沒有家譜，」那「愚人」說：「現在又是這麼的人慌馬亂，交通不

方便，要等您的朋友們來信贊成，當作證據，真也比螺螄殼裏做道場還難。證據就在眼前：您叫烏頭老生，莫非真的是一個烏兒的頭，並不是人嗎？」

「哼！」烏頭先生氣忿到連耳輪都發紫了。「你竟這樣的毒毒我！說我不是人！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決！如果我真的不是人，有情大辟——就是殺頭呀，你懂了沒有？要不然，你是應該反坐的。你等着罷，不要動，等我吃完了炒麵。」

「先生，」鄉下人麻木而平靜的回答道，「您是學者，總該知道現在已是午後，別人也要肚子餓的。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聰明人的一樣：也要餓。真是對不起得很，我要撈青苔去了，等您上了呈子之後，我再來投案罷。」于是他跳上木排，拿起網兜，撈着水草，泛泛的遠開去了，看客也漸漸的走散，烏頭先生就紅着耳輪和鼻尖從新吃炒麵，拿拄杖的學者在搖頭。

然而「禹」究竟是一條虫，還是一個人呢，却仍然是一個大疑問。

禹也真好像是一條虫。

大半年過去了，奇肱國的飛車已經來過八回，讀過松樹身上的文字的本排居民，十個裏面有九個生了腳氣病，治水的新官却還沒有消息。直到第十回飛車來時之後，這才傳來新聞，說禹是確有這麼一個人的，正是鯀的兒子，也確是簡放了水利大臣，三年之前，已經從冀州啓節，不久就要到這里了。

大家略有一點興奮，但又很淡漠，不大相信。因為這一類不甚可靠的傳聞，是誰都聽得耳朵起繭的。

然而這一回却又像消息很可靠，十多天之後。幾乎誰都說大臣的確要到了，因為有人出去撈浮草，親眼看見過官船；他還指着頭上一塊烏青的疙瘩，說是爲了迴避得太慢一點了，吃了一下官兵的飛石；這就是大臣確已到來的證據。這人從此就很有名，也很忙碌，大家都爭先恐後的來看他頭上的疙瘩，幾乎把木排踏沈；後來還經學者們召了他去，細心研究，決定了他的疙瘩確是真疙瘩，於是烏頭先生也不能再執成見，只好把考據學讓給別人，自己另去搜集民間的曲子了。

一大陣獨木大船的到來，是在頭上打出炫耀的大約二十多天之後，每隻船上，有二十名官兵打槳，三十名官兵持矛，前後都是旗幟；剛靠山頂，紳士們和學者們已在岸上列隊恭迎，過了大半天，這才從最大的船裏，有二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員出現，約略二十個穿虎皮的武士簇擁着，和迎接的人們一同到最高巔的石屋裏去了。

大家在水陸兩面，探頭探腦的悉心打聽，才明白原來那兩位只是考察專員，却並非禹自己。

大員坐在石屋的中央，吃過麵包，就開始考察。

「災情倒並不算重，糧食也還可敷衍，」一位學者們的代表，借民言語學專家說。「麵包是每月會從半空中掉下來的；魚也不缺，雖然未免有些泥土氣，可是很肥，大人。至于那些下民，他們有的是榆葉和海苔，他們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——就是並不勞心，原只要喫這些就夠。我們也嘗過了，味道倒並不壞，特別得很……」

「况且，」別一位研究「神農本草」的學者搶着說，「榆葉裏面是含有維他命

W的；海苔裏有碘質，可醫瘰癧病，兩樣都極合于衛生。」

「O，K！」又一個學者說，大員們瞪了他一眼。

「飲料呢，」那「神農本草」接下去道，「他們要多少有多少，一萬代也喝不完。可惜含一點黃土，飲用之前，應該蒸餾一下的。敝人指導過許多次了，然而他們冥頑不靈，絕對的不肯照辦，於是弄出數不清的病人來……」

「就是洪水，也還不是他們弄出來的嗎？」一位五綵長鬚，身穿青色長袍的紳士又搶着說。「水還沒來的時候，他們懶着不肯填，洪水來了的時候，他們又懶着不肯屏……」

「是之謂失其性靈，」坐在後一排，八字鬚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學家笑道。「吾等登帕米爾之原，天風浩然，梅花開矣。白雪飛矣，企鵝躍矣，耗子眠矣，見一少年，口啣雪茄，面有崑九氏之霧……哈哈！沒有法子……」

「O，K！」

這樣的談了小半天。大員都十分用心的聽着，臨末是叫他們合攏一個公呈，最

好還有一種條陳，歷述着善後的方法。

於是大員們下船去了。第二天，說是因爲勞頓，不辦公，也不見客；第三天是學者們公請在最高峯上賞假蓋古松，下半年又同往山背後釣黃鱸，一直玩到黃昏。第四天，說是因爲考察勞頓了，不辦公，也不見客；第五天的午後，就傳見下民的代表。

下民的代表，是四天以前就在開始推舉的，然而誰也不肯去，說是一向沒有見過官。於是大多數就推定了頭有疙瘩的那一個，以爲他會有見過官的經驗。已經平復下去的疙瘩，這時忽然針刺似的痛起來了，他就哭着一口咬定；做代表，毋寧死！大家把他圍起來，連日連夜的責以大義，說他不顧公益，是利己的個人主義者，將爲華夏所不容；激烈的，還至于捏起拳頭，伸在他的鼻子跟前，要他負這回的水災的責任。他渴睡得要命，心想與其逼死在木排上，還不如冒險去做公益的犧牲，便下了絕大的決心，到第四天，答應了。

大家就都稱讚他，但幾個勇士，却又有些妒忌。

就是這第五天的早晨，大家一早就把他拖起來，站在岸上聽呼喚。果然，大員們呼喚了。他兩腿立刻發抖，然而又立刻下了絕大的決心，決心之後，就打了兩個大呵欠，腫着眼眶，自己好像腳不點地，浮在空中似的走到官船上去了。

奇怪得很，持矛的官兵，虎皮的武士，都沒有打罵他，一直放進了官船。船裏鋪着能皮、豹皮，還掛着幾副弩箭，擺着許多瓶罐，弄得他眼花繚亂，定神一看，才看見在上面，就是自己的對面，坐着兩位胖大的官員。什麼相貌，他不敢看清楚。

「你是百姓的代表嗎？」大員中的一個問道。

「他們叫我上來的。」他眼睛看着鋪在船底上的豹皮的艾朵一般的花紋，回答說。

「你們怎麼樣？」

「……」他不懂意思，沒有答。

「你們過得好嗎？」

『託大人的鴻福，還好……』他又想了一想，低低的說道，『敷衍敷衍……
……混混……』

『吃的呢？』

『有，葉子呀，水苔呀……』

『都還吃得來嗎？』

『吃得來的。我們是什麼都弄慣了的，吃得來的。只有些小畜生還要曬、人在壞下去哩，媽的，我們就揍他。』

大人們笑起來了，有一個對別一個說道：『這傢伙倒老實。』

這傢伙一聽到稱讚，非常高興，膽子也大了，滔滔的講述道：

『我們總有法子想。比如水苔，頂好是做滑溜翡翠湯，榆葉就做一品當朝羹。剝樹皮不可剝光，要留下一道，那麼，明年春天樹杪梢還是長葉子，有收成。如果託大人的福，釣到了黃鱔……』

然而大人好像不大愛聽了，有一位也接連打了兩個大呵欠，打斷他的講演道：

「你們還是合具一個公呈來罷，最好是還帶一個貢獻善後方法的條陳。」

「我們可是誰也不會寫……」他惴惴的說。

「你們不識字嗎！這真叫做不求上進！沒有法子，把你們吃的東西揀一份來就是！」

他又恐懼又高興的退了出來，摸一摸疙瘡，立刻把大人的吩咐傳給岸上，崗上和排上的居民，並且大聲叮囑道：「這是送到上頭去的呵！要做得乾淨，細緻，體面呀！……」

所有居民就同時忙碌起來，洗葉子，切樹皮，撈青苔，亂作一團。他自己是鋸木板，來做進呈的盒子。有兩片磨得特別光，連夜跑到山頂上請學者去寫字，一片是做盒子蓋的，求寫「壽山福海」，一片是給自己的木排上做扁額，以誌榮幸的，求寫「老實堂。」但學者却只肯寫了「壽山福海」的一塊。

當二位大員回到京都的時候，別的考察員也大抵陸續回來了，只有禹還在外。他們在家裏休息了幾天，水利局的同事們就在局裏大排筵宴，替他們接風，份子分福祿壽三種，最少也得出五十枚大貝殼。這一天真是車水馬龍，不到黃昏時候，主客就全都到齊了，院子裏却已經點起燈燂來，鼎中的牛肉香，一直透到門外虎賁的鼻子跟前，大家就一齊嚙口水。酒過三巡，大員們就講了一些水鄉沿塗的風景，蘆花似雪，泥水如金，黃鱔膏腴，青苔滑溜……等等。微醺之後，才取出大家採集了來的民食來，都裝着細巧的木盒子，蓋上寫着文字，有的是伏羲八卦體，有的是倉頡鬼哭體，大家就先來賞鑑這些字，爭論得幾乎打架之後，才決定以寫着「國泰民安」的一塊爲第一，因爲不但文字質朴難識，有上古淳厚之風，而且立言也很得體，可以宣付史館的，

評定了中國特有的藝術之後，文化問題總算告一段落，於是來考察盒子的內容了。大家一致稱贊着餅樣的精巧。然而大約酒也喝得太多了，便議論紛紛：有的咬一口松皮餅，極口歎賞牠的清香，說自己明天就要掛冠歸隱，去享這樣的清福；咬